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六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

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

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强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

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

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

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干橫請唯以乾没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

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

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

舊者所在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並令遠道限以

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為四

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

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請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吏悦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内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

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

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遥縣伯邑六百户加上儀同髙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髙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髙賜姓劉

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强記達於

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
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
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
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
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黄門侍
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
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来赴難次于長
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

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爭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簮鏁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来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簮怒命趣行戮及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

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名復本官開皇元年

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左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

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盖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

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宫
又縁女寵来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
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
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
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
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隂悉知之或竟歳不發至
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
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

爾後不修圖圓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録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寳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矣大寳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

為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搆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别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

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歸深以為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
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
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梁
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
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
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
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
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

柳莊高頻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
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為輕巳帝與
茂有舊曲被引名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
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
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内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
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
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

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髙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

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入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

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
秦孝王寢疾奄至甍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
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勑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
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内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
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
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
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宫勑宫外衛士不得輙
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

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衞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穎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

張率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為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来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為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為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糺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

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髙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髙祖為丞相以書名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茍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

彌蓋其忽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内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

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
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
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
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
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
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
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

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宫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藴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

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

高祖受禪轉兾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

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名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觧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輙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訿訶道衡未嘗不嗟服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𤣥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

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黄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衍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

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曷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籖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

江都贊治稱為幹理庱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来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来謁見帝問庱威曰其首立者為誰庱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庱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庱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庱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悦自此見疎

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庱威弟庱雄亦有才器

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

庱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滎毗兄建緒

滎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

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内史下士

開皇中累遷殿内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

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髙義

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

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髙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髙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髙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来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敎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鎭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
當扆物色匑蓬匹夫斧踶或陳狂瞽伏願㸑黈旒纊覽
臣所謁昔軒轅馭歷既綏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
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
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
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
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
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

侍御史偘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䟎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燕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

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甞遇期服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

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劒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

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虞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

名畀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脅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令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俗然觀者屬目頗為之動容深見

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頻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頻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

賢董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黄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羅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

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
宜敬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
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愼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
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
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
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内外無虞嗣后纂
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
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

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為
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
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
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𡚁尤項
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
武之兵術吴楚連磐石之據産禄承母后之基不應歴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

之愚鄙羣小之凶悪而欲憑陵纖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眛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數陳於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髙聽卑監其

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

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黜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吕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彦謙知王綱不振遂

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隷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隷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隷別駕劉灹陵上侮下許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灹亦不敢為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

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彦謙居家每
子姪定省常爲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
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䘏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
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
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
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
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蓚縣李綱河東柳彧薛

儒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畢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棤梲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黎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六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

其名名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戢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

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懔手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賮肅昚奇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雕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劒於尚方積琱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遒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羣分膺録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為君既濟寛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謇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為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
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
官御璇璣而七政辯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
思治道藏往而知来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
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梟析支東漸
蟠木綮圖諜而效社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
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
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華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劒騎而来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欵黄山而北上隠圓闕之迨遞届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

韜之妙竿誓武旅於戎場鋭金顔於庸蜀躙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彏天弧而並張曳紅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

犇劒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為仇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鐲振響風卷電犮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横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躍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貧

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

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閣之後始名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
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
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没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
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

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

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弑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

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藴

裴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没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藴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歴直閤將軍興寧令藴以

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
南衣冠之士次至藴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
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藴無功於國寵踰倫
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藴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
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
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藴

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藴歴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閲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

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二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藴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

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

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謂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

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髙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藴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隠忍之誠極難耐藴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藴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藴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

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藴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藴歎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為

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佗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髙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髙祖為定州總管名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髙祖作相遣使

者馳名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廵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

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為
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
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
以三千敵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
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
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
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
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

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搆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

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戸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

或地是故邪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
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
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
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来職
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
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
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

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戸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戸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

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
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
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
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
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
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
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
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

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

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
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説高昌王
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
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
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
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
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悦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
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

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徴四方竒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輙以聞自

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射匱所廹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廵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

統遼東令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
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
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列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
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
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
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
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
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

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
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
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
之釁以是為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
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
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
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
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内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兾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

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廵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觧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醼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静遥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

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答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名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宫監又名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

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内史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

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

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斯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髙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七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裴矩傳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伏當作服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